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六之七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臣紀昀詳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二百四十三 史部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六之七

硃批高其倬奏摺

雍正五年四月初四日浙閩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為奏

聞鹽務事竊查閩省鹽務臣於去年八月內已將所查

及臣擬次第料理情節具摺詳

奏隨蒙

陳豫朋奉差倉場聲名頗好朕初見其人原不甚取因
聖恩將陳豫朋放授運使幫臣辦理已於今年正月內
念伊係舊相之子又蒙朕如是任用自必奮勉圖報詎
到任所有鹽法通身斟酌定為調劑章程之處臣
不致貽羞厥職所以擢授運使但近聞人言紈袴習氣
大槩已經籌定尚欲與陳豫朋再逐一熟商務求
尚未能除且從前行止多有不妥處若是則何可傾心
周到方敢詳奏請
委任須當留心試用
旨欽遵辦理抑臣更有請者鹽政事務臣現同署巡撫
臣毛文銓辦理新巡撫臣常賚伏乞
常賚人原妥當鹽務堪以同辦具疏題請可也
皇上命其與臣一同辦理臣不敢存絲毫避卸之念但
多一人商量斟酌事更周詳於鹽政有益臣謹仰

懇

聖恩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據閩安副將魏大猷報稱有琉球國今年新來

貢船將次到港等情所有迎伴各事臣查往例係

福州府同知衙門辦理適同知沈宗叙病故臣委

閩縣知縣于沛署事并諭令詳細加意辦理隨據

于沛禀稱琉球國入貢向來各衙門多有規禮

者自巡撫梅銷已經革除因同知係承辦衙門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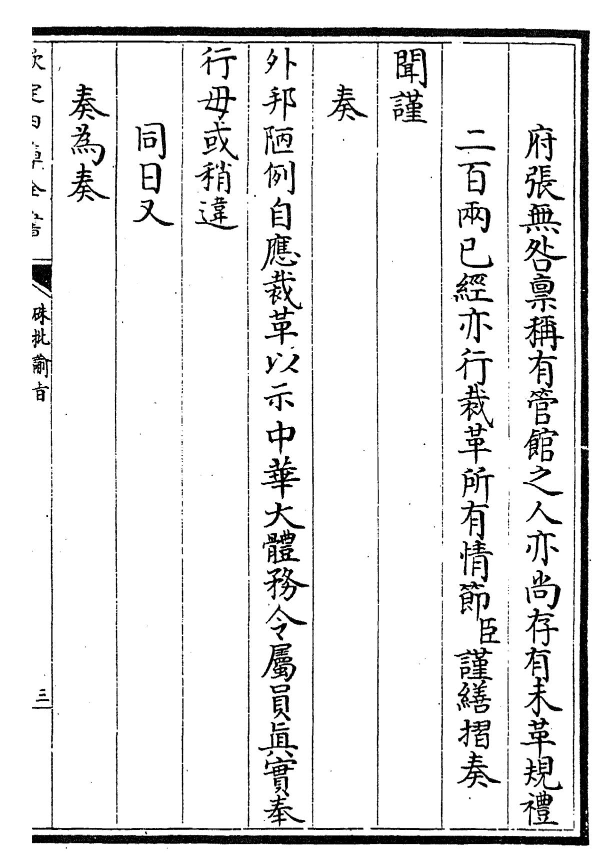
存有未革規禮銀二千四百兩

皇上天覆地載懷柔遠臣卑職不敢接受此項應行永

革臣隨加奬勵諭令該縣將永裁規禮之處明白

說與琉球陪臣以免棍徒騙去又據管理海關知

甚好



府張無咎禀稱有管館之人亦尚存有未革規禮二百兩已經亦行裁革所有情節臣謹繕摺奏

聞謹

奏

外邦陋例自應裁革以示中華大體務令屬員眞實奉行毋或稍違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查閩省自雍正五年正月以來至三月盡問各
處米價俱平人情俱安泉漳二府原擬二月開糶
福興二府原擬三月開糶因此情形故尚未開糶
今漳州福州興化三府俱於閏三月開糶泉州汀
州二府於四月開糶其延建邵三府福寧一州米
價甚平尚不用平糶至於現在平糶之價雖酌平
減然不敢太賤先將情由出示諭明各處之民悉
皆寂然惟省會人雜有以糶價不大減怨悵臣者

已經暗貼數張匿名帖其大意說臣糊塗市上米價一兩二錢七八分而總督糶價一兩一錢六分倉米比市米有倉氣不如市米新鮮價錢所差無幾百姓何苦去買倉米但臣以為平糶原係欲扯平市價使之不驟長則民間自安非欲日日供給百姓每餐之食用必令取資於官米也臣付之不理今數日以來其言皆息情形安貼市上米價又每石賤減三四分此現在平糶情節臣謹奏

我君臣但將爲國爲民誠念對越天地神明似此無知橫議付之一笑而已奚足挂於口齒況是非眞僞久而自明切勿因道路悠悠之言致被搖動初心勉之

聞再福州府現今二麥皆已刈穫有七八分收成早稻
於閏三月二十六七及四月初一等日得雨已裁
插九分雨微不足十日之内再得雨更好興化府
二麥有八分收成早稻裁插九分亦雨微不足十
日内有雨更好泉州府二麥有九分收成天氣先
旱早稻裁插止有三分閏三月二十六七兩日得
雨早稻已插有八分雨尚微不足十日内再得雨
更好漳州府自三月下旬以來少雨早稻裁插無

幾閏三月二十六七兩日得雨甚大現栽插七分
閏三月初一日以後漳州米價昂長每石二兩五
錢因先前早稻難插之故又境接廣東潮州潮州
之米近來甚貴每石聞賣至四兩以外搬買漳州
深慰朕懷憂悶之心今方稍釋矣
之米者亦多故漳州現雖二麥大收而米反長價
今經平糶又已得雨人情頗安詔安平和二縣民
未必非地方刁悍之氣所感而致當因此勸導之
間時證病者頗多前因米貴臣恐知府料理不周
又現已委糧道李玉鋐等飛往料理平糶及醫藥

調治其延建邵三府雨水米價栽插俱甚好惟長汀上杭二縣米價頗貴臣已預備料理米穀皆有可以接濟再南澳一鎮其左營屬福建管右營屬廣東管地係潮州管其處米價甚貴臣前已運米三千石前往接濟伏思廣東米貴均屬
皇上疆土軍民多運南澳之米即可兼濟潮州臣又運米五千石已到大半行令總兵聶國瀚將兩營兵丁及民一體接濟平糶今又再行添撥前往惟是

聶國瀚物故深為惋惜現經有旨移調三鎮謝希賢人

聶國瀚忽報病故一時失去管辦之人臣已飛飭

材壯健甚覺可觀命其署理山東總兵帶管天津船隻

料理外再俟江南米到臣酌量或一萬石或一萬

頗屬諳練朕再加以嚴訓將來可望大有成就

五千石再行運往南澳雖該地兵民無多不用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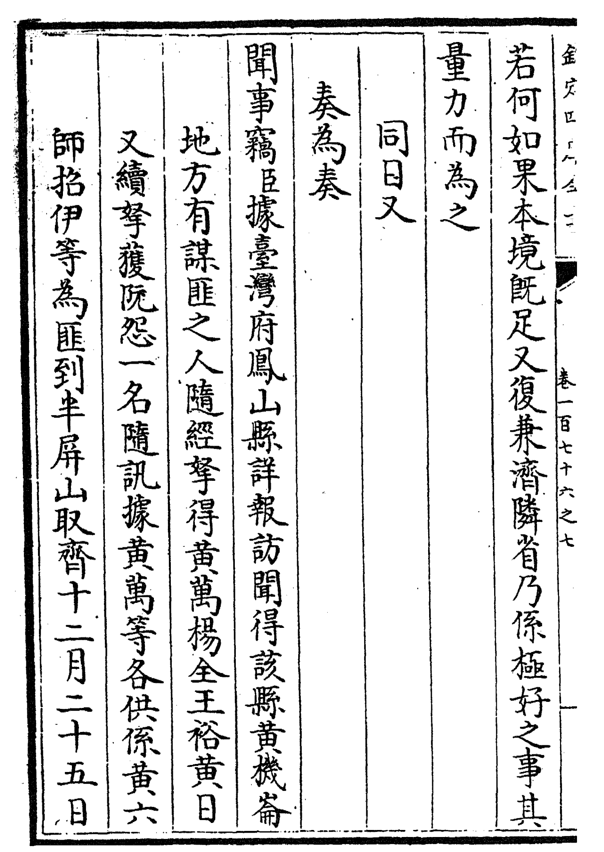
許之米然南澳有米平賣其勢自然流通潮州亦

可少補臣謹將情節繕摺奏

聞謹

奏

據奏運米南澳俾其流通等語但閩地最要不知充裕



若何如果本境既足又復兼濟隣省乃係極好之事其

量力而為之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臣據臺灣府鳳山縣詳報訪聞得該縣黃機崙

地方有謀匪之人隨經拏得黃萬楊全王裕黃日

又續拏獲阮忍一名隨訊據黃萬等各供係黃六

師招伊等為匪到半屏山取齊十二月二十五日

要打統領營並無旗號劄付去到時見沒有幾箇人害怕就跑回來了同夥有賴棟許鼎李天寶隨亦陸續拏獲等因又鳳山縣報據署諸羅縣關開因該縣陳日隆家被盜一案拏獲鄭國龍陳隆林居三名不認行刦自承曾往南路謀匪情節移解到縣訊據鄭國龍林居供有陳三奇為首招人往阿猴林謀匪伊等同去見人少就散回來了據陳隆供林居往招是有的並未同去等語又林居供

陳三奇已經諸羅縣拏獲供認行刦陳日隆一案收禁在監隨又移提到案訊據陳三奇供共約有十餘人推伊為首共商為匪招人要打統領營到阿猴林因人少各散同夥有徐龍鄭塡林富蘇建王世龍興化四大慨陳老鄭合黃允併林居鄭國龍等語隨又拏到林富黃允亦經招認等因先後具詳到臣臣隨一面飛飭研究實情所有夥黨務行拏獲毋令走脫一面與署撫臣毛文銓商酌臺

灣不比內地此此等姦匪既經拏獲應即時嚴處示
眾則人人知警可戒將來隨會飭臺灣新任總兵
陳倫炯臺灣道吳昌祚於文到日即速會同研審
究出夥黨上緊嚴緝逐一務獲其為首主謀之人
并為從情重者一經審明即請出總兵官
王命在於彼地當眾宣諭正法餘者仍牢固監禁俟臣
等審擬具
奏完結去後續據臺灣鎮臣陳倫炯道臣吳昌祚會

詳內稱接到臣等會飭之文即將各犯首從實情究問明白已於閏三月十六日將為首之陳三奇當衆曉諭正法梟示其林居黃允黃萬三人相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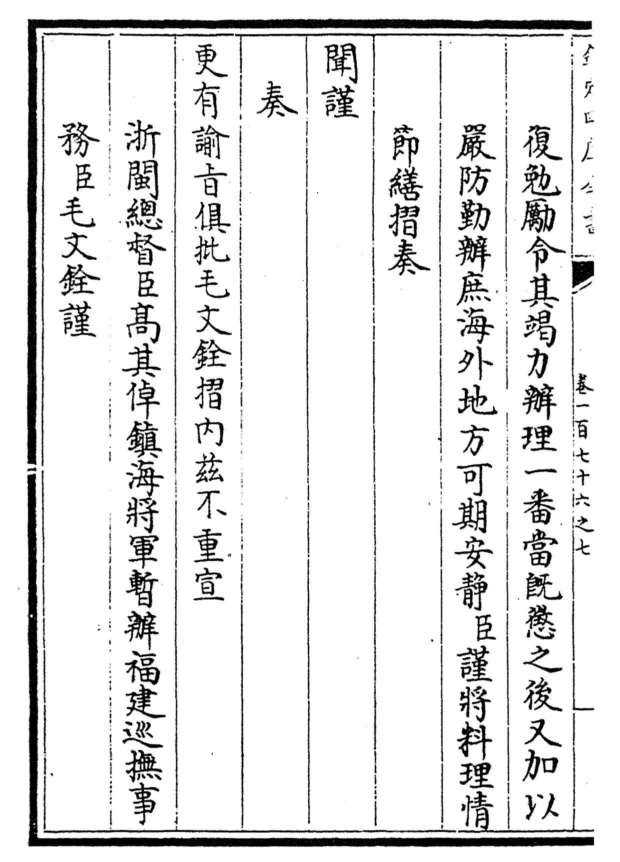
此三犯亦當正法者

為匪各處招人係為從情重者已當衆枷號并遍張告示曉諭外所有續獲之徐寧亦係為從情重之犯即當處死但此案未獲之人尚有應留質詰今暫監禁餘同夥之鄭國龍王裕等犯現在監禁

務令盡數拏獲悉予正法斷種匪類何容姑息

候示其未獲之黃六師陳老等共一十四人現在

躧拏務獲等因前來臣隨批令將黃六師等一十四人務必竭力即速拏獲其案內夥犯止留徐寧林富王裕三人在臺候質餘犯俱即解省審結但此等之事嚴之於臨事尤當謹之於平時嗣後該鎮務飭營員將山僻之處輪流遊巡鄉鎮地方嚴查防範該道府督率各縣細編保甲嚴查姦匪勿飾虛文務有實際飭行在案再新任臺灣府縣蒙
皇上天恩賞放自不日到省臣亦再面與備細詳說反



復勉勵令其竭力辦理一番當旣懲之後又加以
嚴防勤辦庶海外地方可期安靜臣謹將料理情
節繕摺奏
聞謹
奏
更有諭旨俱批毛文銓摺内茲不重宣
浙閩總督臣高其倬鎮海將軍暫辦福建巡撫事
務臣毛文銓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等前奏拏獲臺灣北路水沙連社為首兇番

骨宗等一摺奉有

硃批臣等謹稟

聖諭詳細思慮其北路之番雖經剿懲目前自然歛戢

但不行周詳籌畫嚴密防範稍久仍恐滋事臣等

現經行令臺灣鎮及該道府一面於要路設汛嚴

防一面仍令熟商辦理之處臣等再加商籌容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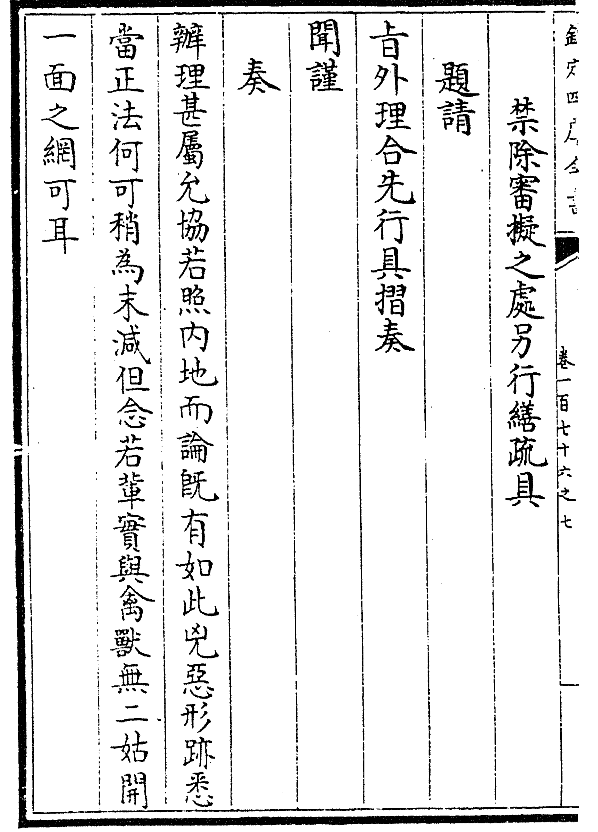
具

奏外又南路傀儡社番亦多焚殺之處前據巡臺御史索琳咨會亦應勦懲臣等隨行臺灣鎮道令細細酌量如山中三月間溪水不大尚可進去即速料理勦懲如春夏之間山溪水已大長難以進去即行嚴防俟秋冬再行辦理茲據該鎮道覆稱此時山溪水大難以進山應俟秋冬商酌勦懲但現在有傀儡寀入阿猴社簝內殺死土番巴陵等四

名又入隔壁寮內殺死番婆二口查其住處離山
口不遠且不須多兵即可剿懲應先行相機懲創
等情前來臣等已行令酌量派員帶兵先為剿懲
俟剿懲後再應作何料理防範之處容臣等再詳
細籌畫另行奏
聞至於前獲之兇番骨宗等經臺灣道吳昌祚已委員
押解到省臣等會同親審據各供骨宗為首出山
焚殺過十餘次伊自殺過十人其餘係夥下之人

同殺者又阿密氏猫著一名雖供只殺過二人而領帶衆番焚殺數次共殺過二十六人情罪最重其拔思弄等十三人或供曾經殺過五人四人三人二人一人不等亦皆出山焚殺數次其水裏萬等五人雖供未經殺人然亦屢次同行臣等查楚省紅苗治罪之例伏草殺人再犯者不分首從皆斬立決骨宗等殺人不止二次應照此例擬罪完結尚覺罪浮於例但係生番雖經官兵追拏窮迫

無路可走始行投出仍係曾經報出之人應行援減然臣等細思骨宗阿窰氏猫著二犯實係首惡若不即加嚴懲恐各番以為如此焚殺仍可不死則人人效尤又斷不可行臣等愚昧之見欲將骨宗猫著二犯仍擬立斬梟示押至北路番子山口原行兇之處正法示衆其拔思弄等十三人援減擬斬監候其水裏萬等五人照為從例枷責發落但係番人且放回必更滋事應留在省城永行監



禁除審擬之處另行繕疏具

題請

旨外理合先行具摺奏

聞謹

奏

辦理甚屬允協若照內地而論既有如此兇惡形跡悉

當正法何可稍為末減但念若輩實與禽獸無二姑開

一面之網可耳

雍正五年六月初四日浙閩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為奏

聞福省平糶情節事竊查福省今年正二三月以來雨水太多至閏三月四月缺雨各處早稻不能遍插福州府米價比前較長興泉汀三府及厦門金門銅山海壇各標鎮協營駐兵處所米價俱各昂貴漳州府米價更貴賣二兩一二三錢一石而南澳一鎮半屬福建半屬廣東米價尤貴俱賣三兩及

二兩七八錢一石此南澳一處尤為緊要臣於去冬今春陸續預撥米八千石穀一千八百石運往接濟近江南之米船已到又飛撥米一萬三千石行令各員不拘閩粵所轄一概平賣以濟民食今據各員禀報五月末南澳米價已減民情已安尚可剩有餘米臣隨飛飭不必急糶酌量存貯以備將來接濟其漳州府及興泉二府厦門金門銅山海壇各處臣先行令將臣前已經撥運到之江南

浙江買回米石及江西運來米石并浙江運來穀石即酌量平糶凡平糶各屬先儘用米石如米石用完再用浙穀之被海船潮黴過者其好穀留貯倉内不許動糶以備積儲去後隨江南截漕之米陸續運到臣亦隨陸續飛撥運往分頭接濟今據各屬稟報聞三月四月及五月之上半月百姓待米頗急買者甚多因官米發糶民間米價稍平近五月下半月以來早稻將収米價漸減百姓買米

者亦漸少各處民情俱皆安帖汀州一府不通海運臣由江西運米一萬石前往接濟今早稻將收米亦漸賤人情安靜福州府地方今年雖亦開糶然其米價始終未曾太貴民情甚安至延建邵三府今年不用平糶其各府各處到六月初間早稻刈穫平糶即可停止約算各處所糶止用米石不曾多用穀石即米亦未用完臣現在嚴飭加意收貯其臺灣府自三四月以來米價俱不平減所有

接濟泉漳之米臣除只令照往年之例運五萬石餘外俱盡停運現今福省平糶之事已竣各處極其安靜所有情節臣謹繕摺奏

聞謹

奏

毛文銓袒徇屬員通同蔽匿汝復為之容隱遮飾朕既廉知種種情弊則凡此番措畫係為民耶抑為官耶果真平糶耶或巧移穀價貯庫耶總至於疑而難信矣早

知汝緣各屬虧空起見何至去冬今春朕為該省米穀枉費數月焦勞另有諭旨命楊文乾來閩面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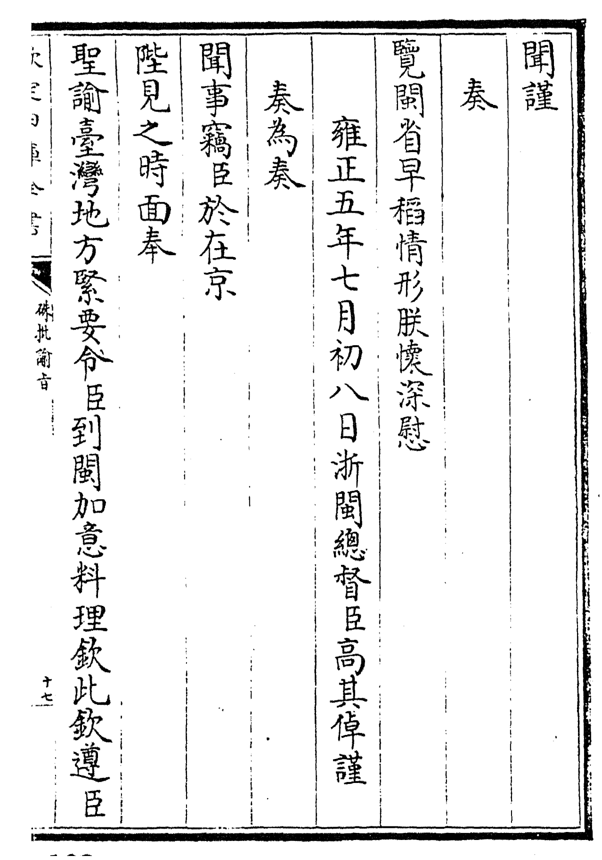
同日又

奏為奏

聞早稻收成情形事竊照今年福建省閏三月四月頗為缺雨早稻栽插未遍泉漳二府更甚四月二十邊方得透雨泉漳及各府早稻皆遍行插種自四月末旬至五月初十日以內晴雨甚是適宜各處

早稻長發極茂目下漳州府之早稻已熟約有八九分收成興化府早稻約有十分收成泉州府早稻約有八分收成福州府早稻約有八九分收成惟福州府屬之候官閩清二縣於五月十三四五六等日大雨如注山溪之水暴長數丈二縣内低下之田山水溢入田内稻子俱被水漫過頭數尺水退之後雖仍結實分數少減候官縣收成約有七分閩清縣收成約有七分以上至延建邵汀四

府其地氣與福興泉漳不同早稻甚好現已結穗據民間約估云有九分以上收成但尚遲一月方得全熟此時難以確定惟卲武一縣因山水大發田稻有被衝壞者十停内有一停餘俱茂好其臺灣一府早稻亦熟約有八分以上收成現今福省晚稻又將插蒔秧苗俱好田水充足所有福建二麥俱已有收今各府早稻又皆大熟臣謹將情形詳行繕摺奏



聞謹

奏

覽閩省早稻情形朕懷深慰

雍正五年七月初八日浙閩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於在京

陛見之時面奉

聖諭臺灣地方緊要令臣到閩加意料理欽此欽遵臣

自到閩以來日夕察訪雖少有所聞不敢輕易舉
行今經一年稍知詳細就臣愚昧所知以為臺地
險要遠隔重洋全在文武得人方可治理妥協臣
查現在臺灣總兵蒙
陳倫烱亦恐未必勝任不得其人奈何
聖恩簡放陳倫烱為人謹慎雖尚未見其料理之效但
比林亮操守謹嚴約束操練兵丁頗為盡心安平
一介武夫耳
協副將康陵自到任以來甚能刻勵著實嚴查偷
此人似好然亦難保始
渡勉力辦理營伍澎湖協副將呂瑞麟甫經到任

終

尚未見其行事前在臺灣操守甚好極能管兵新

任臺灣府知府俞存仁過省時臣留伊十餘日詳

是乃上好之員

細與說臺灣之事覺人甚謹慎且老成歷練再張

張廷琰才具平常湯啓聲稍優亦不見有所長斯二人

廷琰湯啓聲俱仰荷

因汝薦舉所以錄用

聖恩准放臺灣漳化知縣此二人向在福建居官俱好

其人賢否前此未知

諸羅縣知縣劉良璧新經調臺人頗勤慎鳳山縣

知縣蕭震任臺年久辦事最勤人亦質朴以臣愚

斯數人俱係循分供職之員授以方畧令其奉行或庶

見現在臺灣之官似皆可以責成料理至臺灣地

幾可若責成料理恐才力識見尚有未逮
方中緊要之事應行料理者如民人搬移眷口應行酌定折徵粟石應改徵本色兵丁不敷防巡應請酌添生童考試應取本地之人臣謹一事另繕一摺具
奏請
旨遵行又查禁偷渡一事臣已得備細尚有須斟酌之處容臣續行奏
奏到候朕裁酌
聞又籌買倉粟及留心米價二節臣於盤查倉穀疏內

詳
奏其稽查換班之兵冒名頂替及防範姦宄之人無知妄為二節臣現在嚴查嚴防并與水師提臣藍廷珍陸路提臣丁士傑總兵陳倫炯嚴密辦理并飭地方文武盡力查防外此外有田土一節頗係地方根本之事而辦理極須詳細斟酌臺灣田土經界不清數目隱混者多有言宜加清丈者有言可以增額者臣雖屢飭查辦而原任知府孫魯等

地方文武盡力查防一語談何容易

清晰田土原係難事便委之新任數員辦理亦難免過不及之失

才具短淺至今尚無頭緒茲臣已面與新任知府俞存仁詳細說明令其徹底料理但海外之地若不籌畫至當至妥臣不敢孟浪輕言俟俞存仁到

是極

臺將料理情形據其所見稟覆到臣臣再加籌想具摺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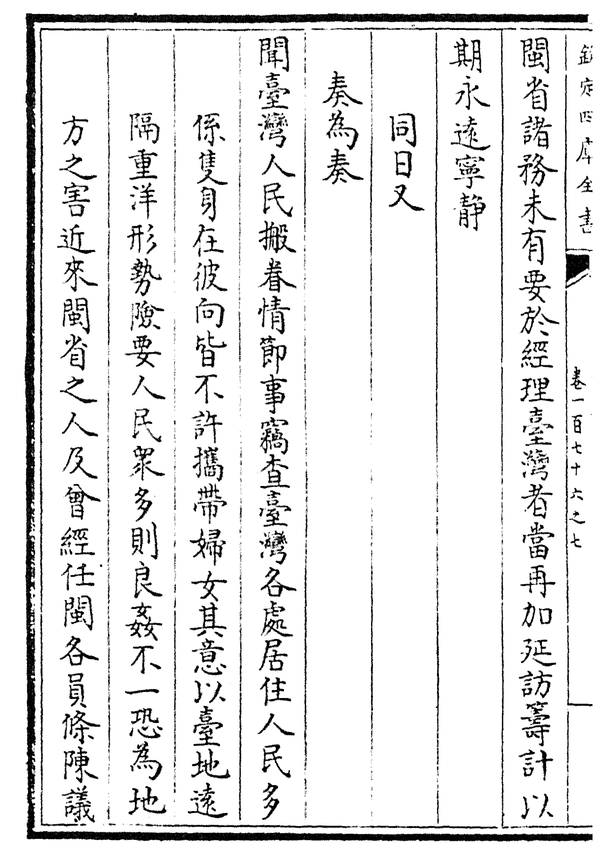
聞又番人焚殺一節此事情節中有數種一則開墾之民侵入番界及抽籐弔鹿故為番人所殺一則番社俱有通事通事刻剝番人憤怨之極遂肆殺害

波及隣住之人一則社番殺人數次遂自恃強梁頻行此事殺人取首誇耀逞雄臣再四詳思治番之法最先宜查清民界番界樹立石碑如有焚殺之事即往勘查若民人侵入番界耕種及抽籐弔鹿致被殺死則懲處田主并縱令擾入番界之保甲鄉長莊主如漢民竝未過界而番人肆殺則應嚴懲番人臣已行令臺灣文武又與新府縣面說

尤宜將百姓并生熟番夷分別清楚令其各務各業不令會同徹底查清隨其地勢或二十步三十步立

容混雜斷為上策其間稍若不清則諸事叢生矣
碣刻字既定之後不許擅移尺寸界址既清則生
事之時係番係民稽查有憑懲處庶可得實至通
事一節臣現在嚴禁嚴查又行令道府稽查各縣
不許接受餽送濫以無妻子田房及行事不好之
人僉充又令各縣嚴行查處通事不許刻剝番人
胥役不許需索通事臣亦詳行細訪若各社可以
不用通事臣即盡行革除更為清楚至應懲強梁
之番如北路之水沙連已經懲撫現在嚴防調劑

南路之傀儡番亦應稍懲臣與總兵道府說知俟
冬間水涸再行料理再臺灣風俗奢侈無度任意
賭飲最應急加勸禁臣已嚴行示禁又與知府俞
存仁詳說令其時時留心懲勸不可徒事故套此
臣所已知臺灣之情節謹行詳細繕摺奏
聞俟更查有緊要情節再行陸續具
奏謹
奏



閩省諸務未有要於經理臺灣者當再加延訪籌計以期永遠寧静

同日又

奏爲奏

聞臺灣人民搬眷情節事竊查臺灣各處居住人民多係隻身在彼向皆不許攜帶婦女其意以臺地遠隔重洋形勢險要人民衆多則良姦不一恐爲地方之害近來閩省之人及曾經任閩各員條陳議

論多謂人民居彼既無家室則無父母妻子之繫久遠安居之心所以敢於為非若令搬眷成家則人人守其田廬顧其父母妻子不敢妄為實安靜臺境之一策臣因其說甚近情理隨反覆詳細詢訪籌思查得臺灣府所屬四縣之中臺灣一縣皆係老本住臺之人原有妻眷其諸羅鳳山彰化三縣皆新住之民全無妻子此種之人不但心無繫戀敢於為非且聚二三十人或三四十人同搭屋

寮共居一處農田之時尚有耕耘之事及田収之後頗有所得任意花費又終日無事惟有相聚賭飲飲酣賭輸遂致共謀竊刼若令各有妻子則内外有分不至雜沓紛紜且各顧養贍妻子則賭飲花費之事自減各顧保守家室則搶奪剽竊之志自消實為形格勢禁之要務就臣愚昧之見以為全不搬眷固非長策而一槩搬眷亦非長策請嗣後住臺人民若欲搬眷往臺其貿易雇工及無業

之人全無田地原非安土之輩槩不准搬外其開墾田土實在耕食之人欲行搬眷者俱令呈明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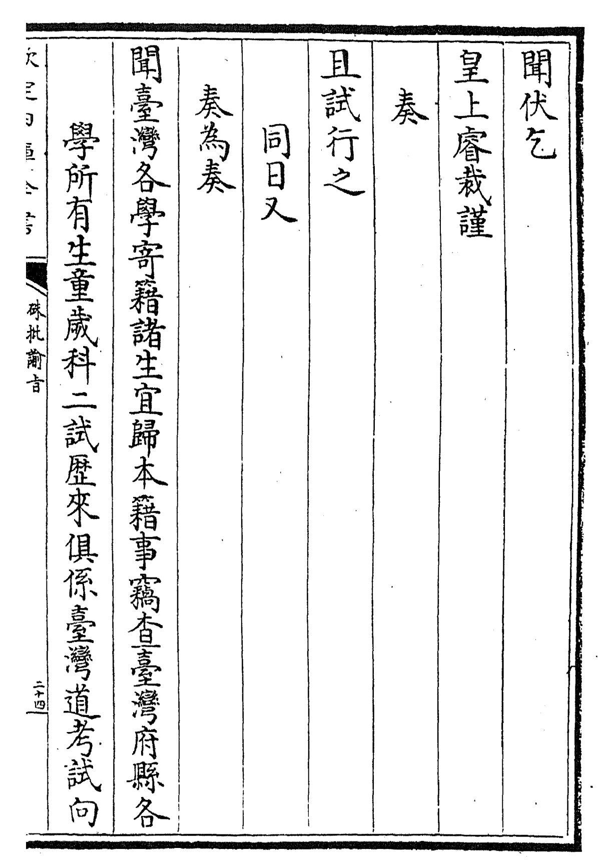
（照所議暫如此行看然亦非長策事事總須得人方能有濟）

方官詳細確查實有墾種之田滿一甲并有房廬者即行給照移明該管地方官令其搬往仍查明安插務期明晰至佃户之中有佃田滿一甲住臺

（或將移眷之户限以定數不許過額爾以為然否朕意生聚日蕃墾田漸廣年歲久遠之後其利與害亦不可不熟計深籌也）

經五年而業主又肯具狀保係誠實不多事之人如有妄為甘與同罪者亦准其呈明給照搬眷前往查明著落業户保領安插其佃田不及一甲住

臺未滿五年及雖佃田滿一甲住及五年而業户不肯具保者一槩不准如此辦理似搬眷而往者皆將來耕田安分之家而就此一番確查又可以得其田產多少之槩并係何人下之佃户設有犯法責有所歸查察亦易似為有益至現今甫往臺灣求田耕種之人即係誠實現無田業亦應一槩不准帶眷前往以防生事此臣愚見所籌未敢遽行謹將情節繕摺奏



聞伏乞
皇上睿裁謹
奏
且試行之
同日又
奏為奏
聞臺灣各學寄籍諸生宜歸本籍事竊查臺灣府縣各
學所有生童歲科二試歷來俱係臺灣道考試向

因臺地新闢讀書者少多係泉漳各處之人應試

進學之後仍歸本處居住應試之時渡海而往試

畢復回每人帶小廝一名給照前往日久弊生所

帶小廝多係收攬偷渡之人臣愚以為臺地昇平

日久沐浴

教化生齒已繁文風漸盛何必借才異郡既壅本地人

才又滋偷渡之弊請嗣後歲科兩試應令道府各

縣查明現住臺地有田有屋入籍既定之人方准

與考即就此内取進其泉漳各處寄籍之人一槩不許冒濫其從前已經進學之文武諸生俱查照各省呈明改歸本籍之例一槩改歸泉漳各處本籍之學考試則臺灣土著人才皆踴躍於上進之階而他處之人又不得借端滋弊似有裨益除容臣另疏請
旨外謹先將情節繕摺奏
聞謹

奏

為此朕曾經降有諭旨冒濫之弊所當嚴禁者

同日又

奏為奏

聞臺灣兵丁額少應籌變通調劑事竊查臺兵孤懸海
外地方緊要其近海一面除鹿耳門之外南北二
路大小港口極多處處可通偷渡依山一面山內
山外生熟番人錯處在在皆須防範一府四縣既

須駐兵而岡山阿猴林等處每易藏姦更須防守

查臺灣鎮標三營及南路營北路營淡水營兵共五千三十名安平副將所轄水師共水兵二千五百名二共額兵七千五百三十名實在不敷汛守似宜添設以資防禦但臣思添設兵額既須詳籌糧餉且更當審度地方形勢實在必需此兵斷不可少并應駐劄處所一一籌畫詳細方可酌量添

悉心籌酌如必應添設亦何可惜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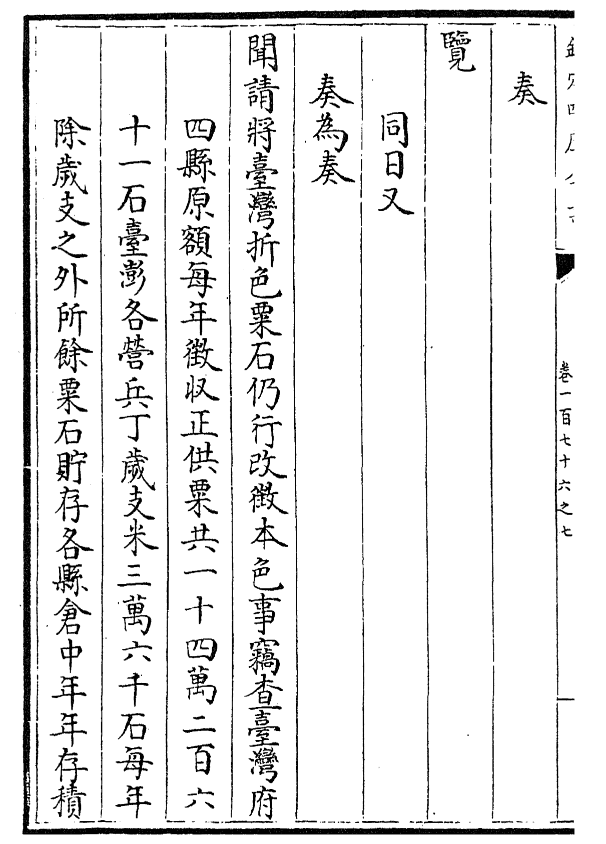
設除臣照會臺灣總兵陳倫烱詳加查酌又面語

新臺灣府知府俞存仁亦令細為查稟臣再行籌思調劑其現在應行籌酌者臣查臺灣鎮向無馬兵經御史禪濟布條奏改撥各營馬兵三百名自設立以來因臺灣水土與馬匹不甚相宜時常倒斃每年每營於定數大報倒斃外更有二三十匹之多兵丁皆於月餉內私行朋扣賠補頗覺苦累若臺灣必需馬匹亦不應以此即議更改無如臺地多雨春夏秋三時皆泥深水大馬無所用惟冬

間方能乘騎遠出而入山征番捕匪兵丁仍皆下馬步行於營伍不甚有益就臣愚昧之見若將所設之三百名馬兵裁去改為步戰兵三百名守兵四百名分入四十三營輪流添撥防臺比之舊額已多兵四百名而又不用增添糧餉其馬匹容臣另籌妥協料理似於營伍有益總兵陳倫烱意亦相同除臣另行具疏外謹先將情節繕摺奏

聞謹

此議甚屬合宜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奏

聞請將臺灣折色粟石仍行改徵本色事竊查臺灣府

四縣原額每年徵收正供粟共一十四萬二百六

十一石臺彭各營兵丁歲支米三萬六千石每年

除歲支之外所餘粟石貯存各縣倉中年年存積

故從前倉粟存至三十餘萬之多後經巡臺御史
禪濟布等
奏請每年止留徵粟七萬二千石碾米三萬六千石
以供一年兵食再兼有倉粟三十餘萬石足支五
年其餘粟石俱請改徵折色以充兵餉隨又經原
任總督滿保復行詳查
奏稱臺灣共徵粟一十四萬二百六十一石請將六
萬石改徵折色每石折銀三錢六分又請將番婦

丁口粟三千六百八十八石免其徵收每年實徵本色粟七萬六千五百七十三石以供兵食俱經准行在案此實因時制宜之法臣何敢自逞巳見輒思更張但查臺灣情形與彼時不同向之存倉粟三十餘萬石歷年碾米運濟泉漳用去甚多尚未買補而年年定例碾米五萬石撥運泉漳即需粟一十萬石且更有旋補旋撥不能停留之勢近又加駐防臺地兵丁眷口米石每年需米一萬六

百五十石并各營兵丁歲支兵米三萬六千石二共需米四萬六千六百五十石需碾粟九萬三千三百石臺灣以現今每年實徵粟七萬六千五百七十三石計之是每年不敷粟一萬六千七百二十七石目前固動倉粟湊支將來必需購買放給既非經久之計而派徵每石三錢六分之折色以目下臺灣之米價計之亦難買購况臣細查所派改折之粟六萬石内止有鳳山縣八社番户應納

粟五千六百二石零番人納粟言語不通未免受通事里胥之欺騙需索不如納銀之便其餘粟石俱係業户完納而業户每年有收租萬石數千石以及數百石者往往囤積擡價若免其交粟改徵折色則益增其囤積擡價之勢且臣愚昧所見更有不關臺地而亦宜因此一併籌畫者查福省水師各營每年兵米俱半本半折惟厦門金門之兵全支折色考其由來因當年米賤原提督施琅欲

使兵丁有餘故每石折銀一兩近厦門金門米價

貴時賣二兩二三錢一石平價亦一兩四五六七

錢不等兵丁以餉銀貼添買食頗覺稍難亦不可

不籌久遠之計就臣愚見此折色之粟除番社粟

五千六百二石零仍徵折色外其餘折色粟石請

於雍正六年為始仍徵本色除支兵米及眷口米

歲需粟九萬三千三百石外尚應餘粟三萬七千

六百餘石查厦門金門提鎮標營共兵六千八百

零四名給以半年本色應米一萬二千二百四十三石有零應粟二萬四千四百八十六石有零可敷支給有餘其所省米折銀一萬二千二百餘兩亦可補支臺餉既可足臺厦之歲計兵食又可減業户囤積之弊似有裨益除臣另疏請

旨外謹先繕摺奏

聞謹

奏

滿保禪濟布二人經手料理之事何足為凖耶

雍正五年七月初十日浙閩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為預籌買米以備平糶事竊查福建福興泉漳汀五府及厦門金門海壇銅山南澳各駐劄水師官兵之處兵民稠密食米頗多至青黃不接之時米價頓昂每需米石平糶以資民食以平市價今年

仰荷

皇上截留江南漕米十萬石浙江漕米易穀二十萬石

又浙省透運穀五千七百五十八石零又撥江西米現已運到者二萬四千七百石零又葛繼孔運到米四千五百四十八石源源接濟分撥平糶是以米價平減民情安帖玆當夏末平糶甫竣各處報數未齊約計米糶十之七八穀糶十之一二容

臣確核石數糶價另行

題報外臣思閩省來歲平糶應於今歲預籌查通省現經盤查實貯穀共七十五萬九千餘石又加以

今年運來浙穀以之料理來年平糶足敷有餘但閩地之穀糶出則易買還稍難非帶潮潤年久難貯之穀不敢輕言發糶既不輕糶倉穀應思籌濟之法臣查江南漕米一項約糶價銀有七八萬兩臣愚昧之見請於八月間收齊此銀即在本省上游量買米石運省再委員赴外省年豐米足之處買運米石於冬底春初到江南海口趁北風運至閩省正值三月將糶之時與今年所餘江南截漕

米石一併分糶倘少有不敷再酌以倉穀中之碓
應出陳易新者畧行配糶即可接濟一則可減省
平糶之倉穀再則舳艫相望民間米價不抑自平
其糶出如有盈餘即行造冊
題報於來歲添買米石或充兵餉年年照此料理買
得一分之米即省一分之穀且可平市價之頓昂
似有裨益臣請自任辦理凡有虧空欺匿惟臣是
問再遣員購運俱須及時臣謹一面量行先撥動

銀三四萬兩分頭辦買除臣另行會

題外謹將情節繕摺奏

聞謹

奏

買米濟糶固係極好之事即庸愚無識者亦知為善舉

浙撫李衛現如此行但可必而不可多益得人最難虧

空欺匿等弊安保其無若一味姑容之督撫恐未能實

獲裨補爾擔荷此事責任匪輕朕不言不可行亦不言

必當行總在爾等斟酌妥確審擇有益無損而為之耳

同日又

奏為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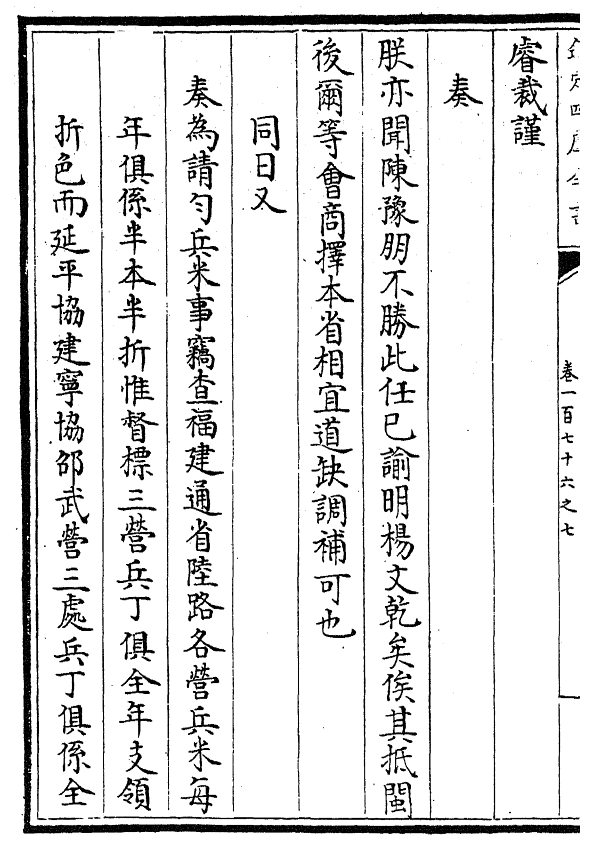
聞事竊臣前奏鹽務摺内奉有

硃批伏查臣與陳豫朋係會試同年當時見其舉動甚輕躭於逸樂甚有紈袴習氣後做員外時見其比前謹飭近有十餘年不見今春到閩看其舉動老成議論持重比往時不同茲同料理鹽務半年以

來細看居官尚未有敗檢之處但已稍有信任家人衙役光景凡所料理皆寛泛而不詳切籠統不中肯綮福省鹽務頭緒頗多規模未定必得一精明廉勤之鹽道時時查整處處籌畫方能使課額優裕民食充足以臣愚昧看陳豫朋料理鹽務久恐無益仰乞

皇上另簡賢員庶有裨補其陳豫朋或調回或調簡伏

候



睿裁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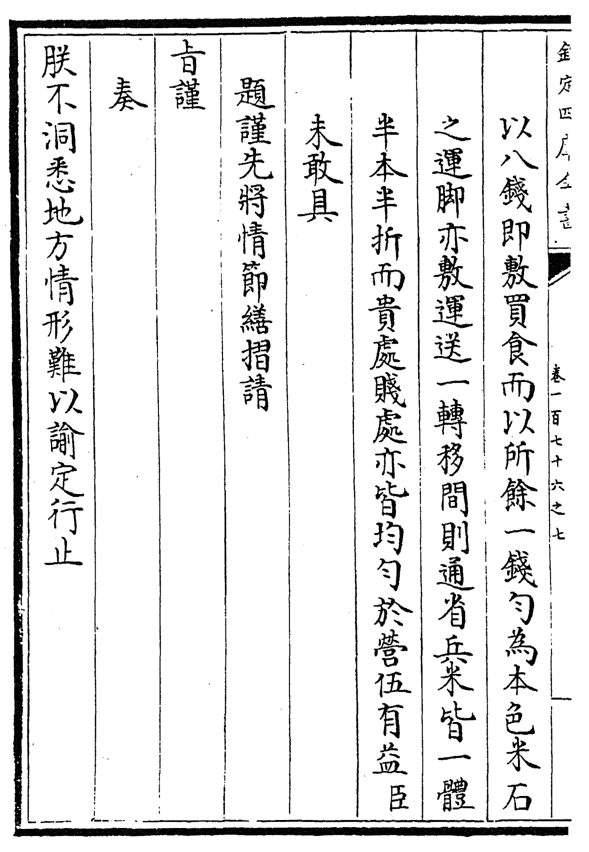
奏

朕亦聞陳豫朋不勝此任已諭明楊文乾矣俟其抵閩後爾等會商擇本省相宜道缺調補可也

同日又

奏為請匀兵米事竊查福建通省陸路各營兵米每年俱係半本半折惟督標三營兵丁俱全年支領折色而延平協建寧協邵武營三處兵丁俱係全

年支領本色臣查延建邵三府米糧頗賤購買頗易省城米糧頗貴購買稍難而全折全本未免偏枯應酌匀支領臣愚昧之見請將延建邵二協一營之兵米亦照通省各營一體支給半年本色即將半年本色支給督標三營半年之食有餘而以督標半年之折色改給延建邵二協一營查此折色每石九錢所有延平一府米價較建邵二府稍貴應仍給以每石九錢其建邵二府米賤每石折



以八錢即數買食而以所餘一錢匀為本色米石之運脚亦敷運送一轉移間則通省兵米皆一體半本半折而貴處賤處亦皆均匀於營伍有益臣未敢具
題謹先將情節繕摺請
旨謹
奏
朕不洞悉地方情形難以諭定行止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照福建通省倉穀經臣

題請展限在案隨行布政司確查造報除行令各道

府照例盤查外又委道員分行親盤并令各縣知

縣隔屬互盤去後茲於本年六月二十八日據布

政司沈廷正造册并將捏報各員詳報前來臣查

尚有起初交價輾轉流交未買各員未據查揭又

行飭查於七月初四日續據詳報前來其中尚有

分晰未詳之處臣逐一再加細查覆核福建通省

九府一州及同知通判各縣倉存貯官民監穀除

漳州府知府耿國祚龍溪縣知縣魏彪已經

題參且耿國祚欲買浙穀抵補顯有那掩不實其二

處造報實存續補并未經買補共穀一十一萬九

千六百三十五石俟委員同接署道府另加確盤

并請嚴審追擬

題報外尚應存穀共一百六十八萬四千六十三石
零除軍需用去賑給災民水漂及給天津駕船舵
水食米共應銷穀六萬五千一百一十一石零尚
應存穀一百六十一萬八千九百五十二石零內
歷案虧空穀六萬一千六百四十石零應俟追完
題報又借碾兵米穀九萬八百六十五石零秋後徵
還仍存支給又平糶運浙借兵共五十四萬八千
餘石未補外今查得已經委道府親盤及隔屬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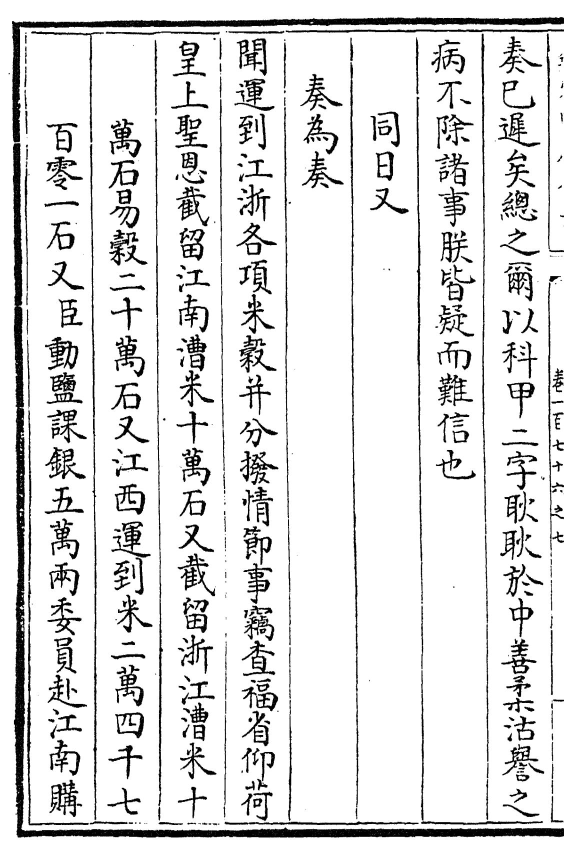
縣互盤據司冊開造原報實存暨續報買補共實貯存倉穀九十一萬八千四百五石零臣覆加細核内原報存穀共七十五萬九千一百八十一石零查係實存其各屬現今續報買補之穀共一十五萬九千二百二十四石零難遽確作實存尚須覆盤至於從前各屬流價未買輾轉接受報作實貯之廳縣等員并扶同揑結之道府以及詳

題揑報實存穀石之巡撫藩司臣俱逐一查清現在

具疏
題參請加嚴處再查臺灣正供稻粟向與地丁錢糧
一例
奏報不入倉儲項下臣以臺粟為數四十餘萬之多
兵糧民食攸關不應以不係盤查之案放過是以
一并清查茲據布政司沈廷正呈送臺灣道吳昌
祚造報臺屬四縣清冊臣隨飭發核造去後續據
該司造具清冊前來止據將臺屬應徵官莊糖粟

及糖廍蔗車各項已未完銀兩數目開造其正供
稻粟管收除在四柱清數未據備造難以核
題臣覆查雍正三年撫臣毛文銓
奏册内開臺屬節年流存正供稻粟共實在二十八
萬九千八百三十一石零存剩粟價四萬五千二
百一十三兩細核臺灣道呉昌祚造送各縣之册
僅現貯粟共一十一萬二千七百餘石尚有未移
交并未撥補及未買補各項粟石頭緒繁雜不清

且現貯之粟與
奏冊數目大相懸絶顯有虧空揑報情弊即所報現
存之穀亦恐未實現在已飭委員赴臺催同新任
臺灣府知府俞存仁徹底確盤容俟查盤到日核
衆
奏報理合一併奏
聞謹
奏



奏已遲矣總之爾以科甲二字耿耿於中善柔沽譽之
病不除諸事朕皆疑而難信也

同日又

奏為奏

聞運到江浙各項米穀并分撥情節事竊查福省仰荷
皇上聖恩截留江南漕米十萬石又截留浙江漕米十
萬石易穀二十萬石又江西運到米二萬四千七
百零一石又臣動鹽課銀五萬兩委員赴江南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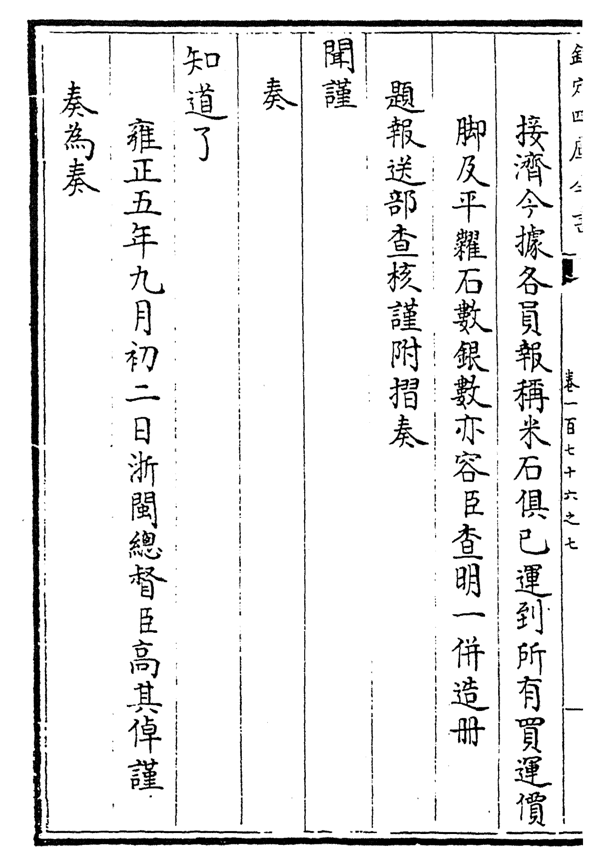
買楚米江米共二萬四千三百七十六石麥六千七百九十四石零運回閩省又動鹽課銀二萬四千兩購買温州米一萬三十一百一石零穀一萬六千四百四十三石運回閩省又葛繼孔運到米五千六百五十五石零除江西運到米石數目業經

題明其撥還價脚銀兩俟解還日另行具

題所有運到江浙各項米穀臣俱隨到隨撥玆海運

可惜如此竭蹷經營運到之米穀止不過借平糶為名
甫竣分撥甫畢謹將收到石數分撥處所臣另開
代貪婪不肖各員塡補虧空亦屬可笑事也
清單恭呈
御覽外至於分撥各項米穀臣已屢飭各屬先儘米石
平糶即行解價其穀石之中如有原稍濕潤又經
此說亦不可考
海船滲漏者酌行發糶餘俱加謹存貯不許輕動
糶餘米石小心曬晾存留以備接濟其一應撥還
浙江價脚及江浙買運米穀麥石價脚并自省再
撥運各處船脚入倉挑脚各價值并盤收折耗銀

數石數臣現委查各處收到糴出數目及提解各
無非欲屬員稱功頌德耳此外亦何益之有
處糴價銀兩確數并米穀石數統容臣查齊造冊
題報送部查核又汀州一府孤懸肘外海運陸運俱
不能通惟通江西贛州府一路而米價常昂應籌
接濟臣動邵武縣存庫平糴穀價六千四百二十
九兩零又鹽課銀六百兩委邵武府廳撥動邵武
府倉光澤縣倉穀碾米三千四百石又赴江西買
米六千六百石共一萬石由瑞金一路運入汀州



接濟今據各員報稱米石俱已運到所有買運價

脚及平糶石數銀數亦容臣查明一併造冊

題報送部查核謹附摺奏

聞謹

奏

知道了

雍正五年九月初二日浙閩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為奏

聞辦理鹽務情節事竊照閩省鹽務欽奉

聖旨令臣辦理今已一年謹就臣愚淺所知籌思料理

調劑之處分條臚列為我

皇上陳之

一謹查產地之收曬查福建省八場之中福清一場最大所產之鹽供西路十五縣東路八州縣南路二縣鹽資半省之食課居三停之二係第一緊要之場歷來私梟叢雜風習刁頑沿海則風帆倏忽

入山則細徑四通臣到任之時舊委通判王仁管辦料理未協刁頑未戢臣隨改委建寧府同知任煥管理九月以來畧有頭緒查福清一場分五大團四小團其曬鹽之法擇潮汐所到之地砌墦開埕每月潮有長退潮退之日方為爬土淋滷曬鹽之期逢期俱宜晴不宜雨若遇小雨則滷淡鹽止半產遇大雨則無滷即無所產此福場產鹽之大畧歷來姦刁團曬人等彼此串通或賄囑場員將

畧有頭緒恐未必然若如所奏情形任煥一人亦何能為

無雨報為有雨小雨報為大雨掩飾隱匿私行偷賣既虧折正課又充斥行銷之地為鹽場第一大弊又場官書役填空日之票巡查哨兵不截票角容其重複影射走私而海船漁户借醃醎之名串通偷載漏私一船則百餘人所不能肩負者揚帆裝去到處可通尤害課地管場同知任煥詳臣福場向止有團長十數人皆係積年匿私之徒隨做保甲之法添設團長八十名甲長四百二十名每

日令甲長查報曬丁所曬之鹽又令團長再查甲長所報之鹽并有私賣及業主場棍與漁船私買之殊美口聽之亦悅耳然非沽名釣譽善柔姑息之言皆令彼此稽查保報又令大小場員再加稽察如督撫所能清理者有虛隱私賣曬丁與團甲一同懲處再又通查福場大中小埕共五萬四千餘埕曬丁四千一十三名將大中小埕每日所産之鹽一一秤較按埕坎之大小計炎寒之天時合算細計即可約畧知此日之所産而所報可以約計又營私巡役書團及

場棍痛行懲革於海港添設哨船以查各處漁船販私臣又不時遣羅源營遊擊李蔭樾及臣標弁兵於各團巡查嚴密拏緝棍徒刁習近巳稍戢至各曬丁之內其營私之處固必嚴懲然鹽之出產全憑曬丁亦宜培恤從前皆抑定曬價曬丁毫無資身之利是以即大曬之時而惰曬者仍多臣令價不抑定隨場中之時下情形令水客對曬平買平賣又曬丁之產地多賣與富家而本身反為之

莫被欺朦

此一

著是所以云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小人惟利是圖若不與以脂膏沾潤徒欲以法繩之萬不能行

傭工所産之鹽大半入於業主曬丁少得些須此
天下未有不能徹底料理之事在得人與否耳若不能
事雖難以徹底令其歸還曬丁且已嚴禁不許再
料理徹底清楚嚴禁二字仍不過虛文而已
賣近來走漏稍少所報頗多故今年福場所産之
多産蓋緣多晴之故與嚴禁何涉
鹽算至八月所産比去年已多一十餘萬擔稍覺
整頓惟各團之中俱無官設收鹽之倉一遇風雨
即有耗折向係各團曬丁自蓋土室收藏零星散
雜稽查不易必得酌定總要之處分行建設總倉
令各團甲曬丁將日曬之鹽總歸此處場員親加

此說乃端本正論若能舉行於事有益
封鎖則出入之間既有一定歸總之處稽查容易
而雨濕水淹之患亦無則福清一場稍為整頓矣
至莆田一場供莆仙二縣民食兼濟西東南三路
之不足為福省次要之場敝壞更甚其場内分上
下二里里内又分大小十團上里之曬鹽彷彿福
場而下里則迥然不同係就地勢之高下築為坎
埕開溝引潮水入於第一坎内曬水二日放入第
二坎又曬二日放入第三坎至第四坎而成滷然

後掘一極大土坑存貯滷水名為滷窟又從滷窟注滷入埕始曬成鹽而莆場之上里產鹽不多全倚下里之產以供民食查下里產鹽必得連晴十日至第七八日坎水方始成滷注入滷窟又得天晴從滷窟取滷注埕内方曬成鹽設在坎曬水之時一遇有雨則前工盡棄而滷水注窟乃一平地之坑一遇大潮即虞漫没若遇大雨淡水一入滷即損壞曬丁費數日之工旣難必鹽之成否已屬

不願而從前場拜稍重兼向來場價官定每擔八
十文以及七十六十文不等較之福場其價極輕
曬丁不獲微利而遇雨之時反又折本是以多別
行傭工度日往往惰曬而各處埕坎壞損不修引
潮溝道亦多堙廢曬丁雖較之福場稍淳然偷賣
亦多臣將場鹽每擔酌加三十文又將場秤較準
製發并委員整頓令各壞損可修之埕皆已修好
引潮之溝現皆挑濬滷窟週圍厚令培土作為小

埂潮水不能灌入惟是滷窟皆係露天即用蓆片苫蓋海風力大隨勢吹去不能遮蔽一經下雨淡水攙入滷即無用故目下產鹽尚未能豐臣又令委員再四詳看籌計善法據稟必得各滷窟之上用磚石砌成一穹窿如大窯之狀加以石灰方能

鹽場不止福建一省曬鹽不止莆田一場何獨此處肯

如許繁文耶朕謂斷無是理

遮蔽臣現在籌酌設法修砌若滷窟修完雖曬水之日必須晴霽而既已成滷之後注入窟內即無被雨折耗之虞而曬鹽之日縱使遇雨亦可收藏

仍屬畫餅充饑之論

以俟天晴則莆場出鹽自必大勝平日至曬丁偷
賣挰報之弊臣令場員嚴查嚴禁又委標員帶弁
兵巡查偷挰漸少此莆田一場稍為整頓尚甚須
料理又潯美浉洲浯洲三場其産鹽亞於莆場内
浯洲一場共分大小一十四埕經委建寧府通判

浯洲一場用何法以整頓之耶不畏被雨折耗乎抑或

邱光總管查巡甚勤辦理甚力此場頗為整頓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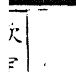
此處雨之日少晴之日多乎

浉洲一場共分十四團又附三小團其潯美場共
分大小一十三團此二場雖未能如浯場之清楚

未廢弛者何事有産者何故然向來規模未甚廢弛場鹽有産委管之小場員亦為盡心近又委同知金瑛總管此洒潯二場亦稍為整頓又惠安一場共分七館此場原係小場所産不及各場現在辦理之小場員亦未能徹底料理臣現另行委員又委金瑛總查料理此惠安一場尚未見成效未為整頓臣不敢粉飾容臣竭力料理必期妥協又漳浦一場分為東南二場其東場委原任批驗所大使林昇遠管理頗能盡心

料理稍有頭緒場鹽亦為有產其南場因守備張
標係舊熟之員委令管理事事廢弛場務既不能
有頭緒且近又欠少課費經臣
不早為查核業至課費欠少叅亦遲矣
題叅現另選場員飭令調劑此漳南一場甚未整頓
又詔安一場內分一十三團又一小團其產鹽全
係曬水與莆田之下里相仿產鹽頗難而歷來之
廢弛實甚臣委原任知縣徐治民管理半年以來
畧有頭緒尚未大見成效至臺灣之場舊日頗為

整理原任知府孫魯管理畧覺鬆廢今臣改委新
任知府俞存仁料理此各場之情形係屬產地為
鹽務根本其大段規模應籌酌久遠徹底整頓其
零星弊竇應隨時逐事不時查懲臣料理一年雖
今年產鹽之數現至八月盡已產鹽九十萬餘擔
較之前年所産已多二十萬擔較之去年所産已
鹽務一項名為利藪焉能逐場盡得廉勤之員而用之
多四萬擔其臺灣報至六月止已産鹽五萬餘擔
朕謂全不在此只在總理得人但能使屬員咸知總督
但調劑之處尚未為已經整頓容臣再竭力料理

係秉公執法有犯必究斷不姑容之大臣則諸弊除矣
總之場地之產充裕則其源既豐其流自大此實
若人人咸謂總督係沽名釣譽不肯為國家任怨効忠
辦鹽第一緊要之處臣務期必抵妥協以冀有效
之大臣任爾日夜焦思百計千方籌畫無非徒自苦耳
一謹銷地之賣售查閩省之鹽向係商行以後改
究屬何濟
為官賣兼行肩販近改為水客行銷亦兼肩販凡
三變其法矣以大勢論之各處鹽法如兩淮兩浙
河東長蘆兩廣皆係發引僉商乃鹽法之常經豈
有便於五處獨不便於閩省之理何必又行官運
又改水客但臣就現在閩鹽之情形籌酌將來料

理畫一之時自必歸於設商發引而後鹽法始成但目下閩鹽若不叅用官運及水客行銷而拘泥成法即用商引則斷然不可蓋他處之商多外地饒富之人充當本大力厚行銷可倚而責成亦易閩省既無外地饒裕之商而本地之商又多本薄力弱之人即令充應水客者十分之中八分皆係舊商之家其力量俱甚微細若僉定商名給與引照必致所運短少上虧課費下之民食臣愚昧之

即此三字可知毫無定見矣胸中既無主宰只

見目下且各令水客分認行銷其有力量稍薄者

得因循故轍依違目前以待後人料理耳

則一處或再加水客分認協運以濟民食內有誤之者則行斥革且官為暫時運濟再招殷實之人承充但官運雖屬可行而亦有難行之處蓋官運之法必須委員得人方不致以官力壓累病民如不過三數處得人尚易若至數十處則擇人甚難故現在西路東路南路興屬泉屬臣皆以水客運銷而以官運為接濟補救之用有場之處以肩販

為叅行之人俟一二年之間細查各處水客有運
鹽無誤課食二年如出一轍其人誠實而家道亦
裕者
題明報部僉為商人以示鼓勵如此漸定俟各處俱
定有確當商人之後再請發引以立成法庶為妥
可笑處朕實不勝批諭
協可以永行至於鹽觔行銷之數其情形又各不
同如東路則現今水客所行銷之數與雍正二三
四年行銷之數詳較無甚太多太少之異應即照

當日原定之數行銷再勤加催查俟可多行即令加運至南路則其數可增而現在水客行銷即原額尚不能副應再加調劑方能畫定目下亦止以原額行銷其西路則向日原額既少即毛文銓據此乃自然之理不妥協人何能行出妥協事來陶範所定所匀之額亦不妥協臣查從前鹽院行鹽之時差僅一年止拘舊例在得課費如前其事已畢其舊案與額數俱不可為式臣將自雍正二三四年各處所行銷之數細開詳較通三年之行

運酌定課費於此外酌其屢銷之數又加溢額之鹽且暫定為一年試行之數又以一年之額分算為按月之額定為程限以此稽查水客之運銷鹽觔鹽道陳豫朋又按月將不及額者催運比限再不完者斥革另招其能踰額者臣又行令查明奬勵所有西路鹽逢臣令又新加酌改加以溢額之數其興泉二屬現在亦照二三四年所銷通算酌定擔數行銷惟漳屬一處陶範所定擔數全是徇

私句派不公臣因舊商林萬興家道頗裕具呈充認批准令充客行銷不期自充認以來止圖獨占

更屬可笑

謀利以致誤運現經批行革退仍用散客暫運而令石瑪館委員兼以官運暫行接濟以裕課食其行銷之數臣亦現以雍正二三四年之數合算酌定至各處鹽價隨意高下漫無成據臣俱令以水客在場買價為定加以運脚之費詳細確核到省之時鹽道填寫票上蓋印行到各州縣令各州縣

照價本脚費細核定價每斤止許水客得利一文半又各處鋪户龎雜棍徒擅占臣亦令各地方官詳揀誠實者令其充當多餘之鋪户及刁頑者革（此等人殊不易覓）退又存積鹽斤尤為最要葢一年之内不能皆產鹽之月亦無皆不產鹽之理惟多產之時任意銷發及至無鹽之時遂缺民食要在設立鹽倉於多產之時收存鹽斤若至缺產之時開倉接濟即可使鹽價常平民食不缺但閩省水客力量不豐不

能多收多運查向來官運之時皆係官動場課之錢就場收積臣亦仍照前例酌於場鹽多產之時收買存積以備鹽鈌接濟但向來存貯鹽場離各處既遠即運至省城而於上游之鹽之時運濟逆流而上建溪陡險非一二月不能即到仍屬無益臣今酌於延建邵三府以府城為適中之地各建鹽倉於鹽不乏之時從容運往交知府總貯倉中遇鹽鈌之時即撥各屬縣接濟庶運往既速而緩

急可恃至省城為各路之總滙臣亦於鹽倉廣行收積以備接濟各處民食至水口為各處總路鹽斤

議尚屬干慮之一得

鹽篺私月有存下之鹽尚無存貯之倉臣亦令建倉收貯至莆場及浯洒各場與石瑪館臣令各令

閩省鹽政廢弛已極非毫無主見而能整頓者不過支吾敷衍待之而已

於多産之時多收備濟此於各銷之地臣所料理之情形其時時整頓臣現在隨宜辦理

一酌定鹽課之額數查福建鹽務自雍正元年以前年徵課斤埕折等銀九萬四百六十一兩零雍

正二年奉准部文將鹽官各衙門所得公費及額
解銅斤脚價河工等銀八萬二千二百一十兩一
并徵收二共應徵課費銀一十七萬二千六百七
十一兩零其餘額外溢行之鹽所獲銀兩造為盈
餘銀兩報查亦同正課撥餉雖分三項實同一項
今請仍前分為三項其課費二項即照定數作為
正額其餘溢行之鹽所獲之銀數不能畫定惟上
緊料理儘其所獲造入盈餘一同課費造報送部

核撥兵餉至西路十五處仍按蓬在場徵課銀一十三兩零運至瀛前鹽帑再完公費一十四兩九錢零照舊徵收其餘各場俱照舊按擔徵課每擔錢一百五十文其石瑪館向係每石徵銀二錢三分今應照各場一例徵錢一百五十文庶皆畫一無輕重難行之處至原任撫臣毛文銓所請水客於額外多運之鹽按擔減半只收公費之處殊為未協臣到任之時即皆不行并前多運者俱按擔

徵收課費一槩不免照常徵收外嗣後一切溢額

多運之鹽俱照常徵收無庸減半又毛文銓辦理

之時雖經

奏明向例有長價錢價票錢等項錢丈以供各塲官

巡役薪水飯食公費賞賚等費今臣查歷年長價

等項除支給外尚有餘剩銀兩頗多已令造入盈

餘冊内聽候撥餉外嗣後長價等項仍應照徵以

供各項給費又鹽道一官其薪水盤費亦應酌給

臣擬於長價之内每年支銀四千兩以資用度除各項給費之外所餘長價等項銀兩請每年歸入盈餘造報送部核查再鹽課銀兩若撥解部餉則有幫貼水脚銀兩應照數於長價等項之内撥給仍造明確數報部核查如無撥解之處即將長價等項支剩餘銀俱全造入盈餘數内以充撥餉一酌定辦理之人員臣查向時閩省鹽政設有運使運同經歷倉大使閩安司大使竹崎司大使等

員分管各務其各塲則交各該縣及縣丞管理雍正二年悉已裁去嗣後皆遴擇同知通判暨地方佐雜各員委令辦理並無一定之員臣詳細試看設定一官不如不設官之便蓋鹽政辦理必須實能辦事廉幹之員方能有益而且一日曠弛在塲地即缺一日之産在銷地即缺一日之課若擇員委用是在通省數十人内擇其賢否若設定一官則是在此一人靠其賢否臣請嗣後除運使已經

專設與委用均屬一理惟在得人爾其酌量

題設外其餘辦理止用委員無庸另設

以上係臣現經酌定料理之處除臣另行具疏詳

奏恭候

睿裁外謹先行繕摺奏

聞再鹽務一事臣曾繕摺奏請

聖恩令新撫臣常賚與臣一同辦理非臣敢存分卸之

好一面傳諭令其同辦一面具疏題請朕自降旨允准

心實在頭緒紛紜多一人則又添一人識見商酌

之益伏懇

皇上允准施行謹

奏

觀汝辦理諸務必先將兩邊情理論一精詳週圍弊效講一透徹方欲興此一利而又慮彼一害甫欲除彼一害而又不忍捨此一利輾轉游移毫無定見若是則天下無可辦之事矣夫人之處世如行路然斷不能自始至終盡遇坦途順境既無風雨困頓又無山川險阻所以古人多咏行路難葢大有寓意存焉凡舉一事他人

之擾亂沮撓已不可當何堪自復猶豫疑難百端交集
如蠶吐絲以縛其身耶世間事要當審擇一是處力行
之其餘利害是非槩弗左盼右顧一切擾亂沮撓不爲
纖毫揺動操此堅忍不拔之志以往庶幾有成及事成
後害者利矣非者是矣無知沮撓之輩不屏自息矣今
汝則不然一味優柔不斷依違莫決朕甚憂汝不克勝
任有關國家用人之得失也奈何奈何

雍正五年九月初九日浙閩總督臣高其倬福建

巡撫臣常賚廣東巡撫臣楊文乾謹

奏為覆奏事本年八月內准兵部咨開內閣奉

上諭昔年曾奉

聖祖仁皇帝諭旨海外噶喇巴乃紅毛國泊船之所呂宋乃西洋泊船之所彼處藏匿盜賊甚多內地之民希圖獲利往往有留住於彼者不可不預為措置欽此隨經廷臣與閩廣督撫議令內地之人留在外洋者准附洋船帶回內地比時奉

旨准行在案此乃

聖祖仁皇帝綏靖海疆且不忍内地之民轉徙異域實仁

育義正之盛心也但數年以來附洋船而回者甚少

朕思此等貿易外洋者多不安分之人若聽其去來

任意伊等全無顧忌則飄流外國者必致愈衆嗣後

應定一期限若逾限不回是其人甘心流於外方無

可憫惜朕意應不令其復回内地如此則貿易欲歸

之人不敢稍遲在外矣將此交與高其倬楊文乾常

賚悉心酌議並如何定限年月處一併詳議具奏欽此又於八月十八日准内閣行文雍正五年七月初二日奉
上諭爾等所查康熙年間辦理海洋及臺灣各舊案著繕寫發與高其倬楊文乾伊二人現有料理海洋臺灣之事若有查考之處便於稽查欽此并奉到繕寫
御覽奏摺一件臣等伏思欲嚴查從前留住彼國之人必先禁止現今偷往之弊查從前商船出洋之時

每船所報人數連舵水客商總計多者不過七八十人少者六七十人其實每船皆私載二三百人到彼之後照外多出之人俱存留不歸更有一種嗜利船户畧載些須貨物竟將游手之人偷載至四五百之多每人索銀八兩或十餘兩載往彼地即行留住此等人大約閩省居十之六七粵省與江浙等省居十之三四臣等公同商酌嗣後凡出洋船隻俱令各州縣嚴查船主伙長頭椗水手并

商客人等共若干名開明姓名籍貫令族隣保甲出具切實保結再令同業三船連環互結該地方官一面給與印照一面加結造冊冊內逐名開寫年貌註明兩手箕斗申報督撫本府并報興泉道厦門同知提標中營叅將俾其照此查驗督撫再行委員坐口協同稽查如有報少載多及年貌箕斗不符者即行拏究保甲之人一并治罪回棹時照前查點如有去多回少先將船户人等嚴行治

罪再將留住之人家屬嚴加追比或有意外事故務取隣船甘結通報存案後有發覺具結之人嚴

言之 似屬可聽但恐行與言未必能相符耳

坐其罪原詳之官一并參處再飄洋船隻若令各處就近出口難免紛雜隱捏之弊其閩省者總歸廈門一處出口粵省者總歸虎門一處出口其別

此法 誠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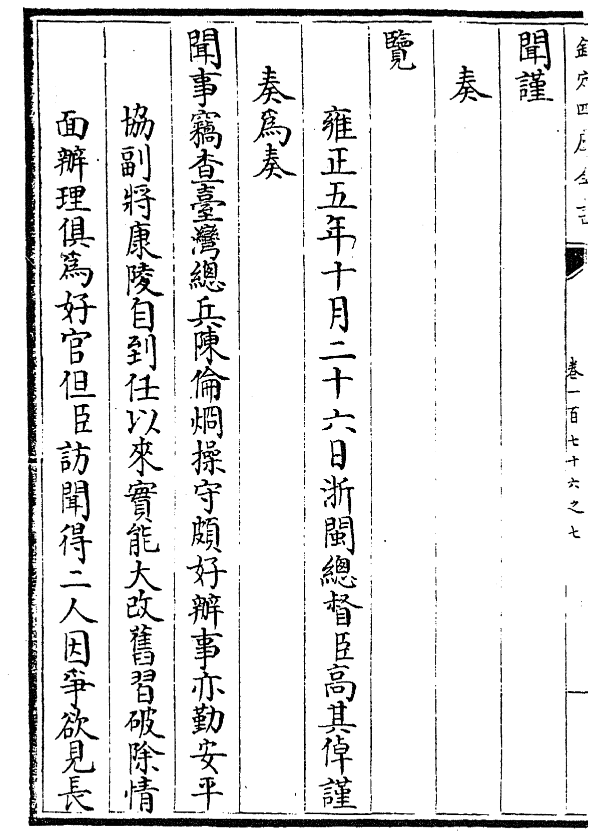
處口岸一槩嚴禁如有違禁往別處放船者即行查拏照私越之例治罪如此庶往返皆有稽查不致存留外地矣至從前存留外洋之人臣等細詢

洋行人等或稱噶喇巴地方有萬餘人者或稱有數萬人者但彼處俱係蓄髮我國之人非照彼蓄髮不能久留其地噶喇巴米糧甚賤工藝之人易於獲利是以蓄髮居住婚娶生育竟不作故土之想間有欲回內地者剃頭逃歸呂宋係干西臘國之轄屬住居其地者毋庸留髮現在亦有數千人

臣等思此項人去自何時無可稽考而訪聞傳說雖大畧相同究無實在確據必須遣員前往查探

焉有明確之理方可定議舉行但遣官前往恐彼國之人聞
信驚惶而在彼民人畏罪避匿或一時未能遵行
此人最為難得若不大設賞格加意覓訪慎重其選或
亦未可定臣等擬密遣幹練之人充作貿易洋商
將多事及不達時務之流輕率遣往則一到彼國其驚
或即於往來慣走洋商內選擇妥當之人前往噶
惶情狀殆有甚於遣官者矣詳審擇人為要
喇巴呂宋確訪彼國作何行徑內地之人實有若
朕非欲必令此輩旋歸也即盡數旋歸於國家亦復何
干在彼所作何事彼處容留中國之人意欲何為
益所慮者既經久離鄉井安身異域宜乎首丘之念絕
并因時制宜或設法誘回或須示曉諭令其自回
矣而一旦返回故土其中保無姦徒包藏詭謀勾連串
務得確實情形回覆查目前以至明春正月風信

通之故朕意欲將去國年遠之人槩不許其復還前
皆可出洋前往來歲五六月便可回棹統俟查探
諭顯然爾等懵焉莫解殊屬胸無識見
回日閩粵督撫各赴交界地方會商定議具疏請
定議後且勿具疏先行摺奏以聞
旨然後舉行庶幾彼國情形并潛留人數俱可確知詳
細亦可斟酌定限年月則飄流之人咸得復歸故
土矣但未奉
諭旨不敢擅專謹先繕摺請
旨如果可行臣等卽行選委的當之人一面遣往一面
再行奏



聞謹

奏

覽

雍正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浙閩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為奏

聞事竊查臺灣總兵陳倫炯操守頗好辦事亦勤安平

協副將康陵自到任以來實能大改舊習破除情

面辦理俱爲好官但臣訪聞得二人因爭欲見長

意見不和臣正在細察其實近據康陵詳稱安平礮臺用木爲架不如改用磚石壘砌堅固經久臣行總兵再行酌議陳倫烱以爲用石臺不如用木架便於那移後康陵又仍以必用石砌方好陳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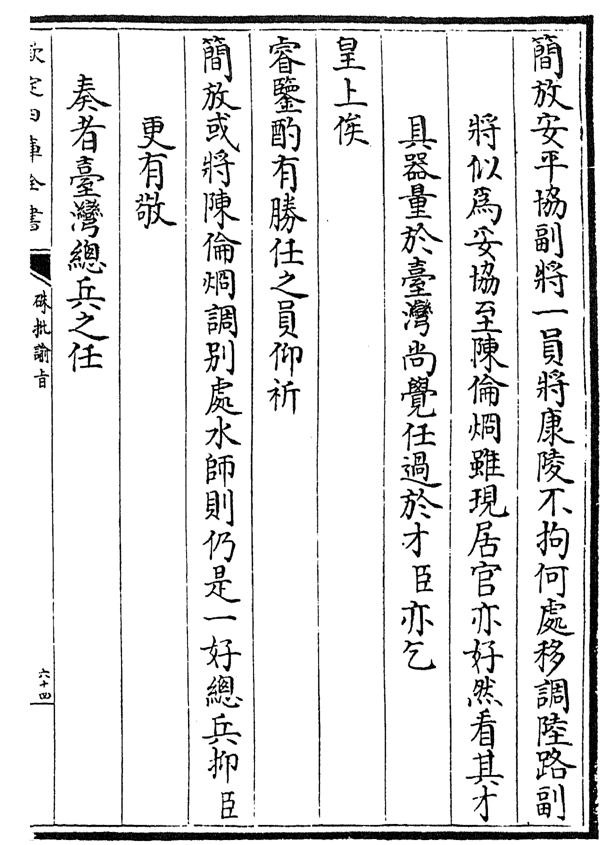
自當用木架爲是此等小事何難即爲斷決一任屬員爭論不已耶殊爲可笑

烱仍以用木架爲是彼此各執一說雖料理營伍諸事爲經久之計原不妨各出已見參酌期於極妥但臣細審二人之文皆中含不平之氣則其不和是實臣現在密行勸飭務令和衷不可存絲毫

爭勝之心彼此之見應俟看伊等果能照行與否再行詳確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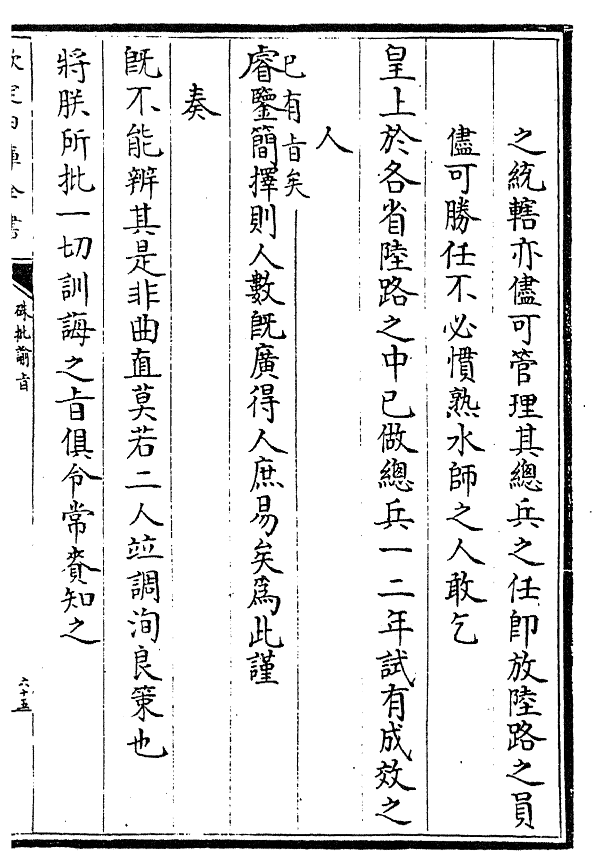
聞但臣思臺灣係海外要地鎮協俱武職大員若彼此不和則於營伍地方不但無益且更有損不於其細微初起之時預早調劑恐久必致貽誤臣愚昧之見康陵雖係福建人原是陸路水師不熟臣請先行調移仰乞

皇上於各省記名水師副將或衆將之中


簡放安平協副將一員將康陵不拘何處移調陸路副
將似爲安協至陳倫烱雖現居官亦好然看其才
具器量於臺灣尚覺任過於才臣亦乞
皇上俟
睿鑒酌有勝任之員仰祈
簡放或將陳倫烱調別處水師則仍是一好總兵抑臣
更有敬
奏者臺灣總兵之任

聖心時廑

睿慮實一時未得其人臣亦於閩浙總兵副將中細看未見有確能勝任者臣思臺灣總兵因管有水兵故必於水師人員中求之但水師人員爲數不廣得人實難又查臺鎮所轄之地皆高山平埔與内地陸路之邊海者無異即兵亦皆内地撥去陸路之兵惟安平一協是水兵有一熟諳水師之副將專管又有將備佐之儘可料理總兵如浙江提督



之統轄亦儘可管理其總兵之任即放陸路之員儘可勝任不必慣熟水師之人敢乞

皇上於各省陸路之中已做總兵一二年試有成效之人

已有旨矣

睿鑒簡擇則人數既廣得人庶易矣為此謹

奏

既不能辨其是非曲直莫若二人竝調洵良策也將朕所批一切訓誨之旨俱令常賚知之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查今年自春夏至秋末福建海洋俱各平靜近據南澳鎮左營守備稟報據廣東省護理守備事千總許元報據樟林港李財生等呈稱伊等合駛小蝦船二隻十月十三日出海採捕駛至雲葢峙花嶼洋面被賊數十坐蜑船將伊等二船刦坐將蜑船舵水放回並無哨船救追駛至福建將軍澳

十四日刧大商船一隻十五日又刧一隻仍拏伊船中水手杜阿利一人幫他駛船將伊等放回等語臣當即分行各營嚴密追捕并查該管將弁揭衆隨准提臣藍廷珍咨稱伊曾任南澳數載彼處洋面甚悉雲葢峙邊並無花嶼地方且雲葢峙離福省之將軍澳有五更之遠此時北風盛發十三日盜賊刧坐蝦船本日斷不能到將軍澳又於十四十五日刧坐商船所呈定有别情已檄行詳查

等語臣以賊刧商船無論閩粤只是竭力查拏嚴

飭弁兵追捕又經續行各營嚴緝務必究出實跡

茲據署銅山營叅將李燕禀稱巳差密訪有廣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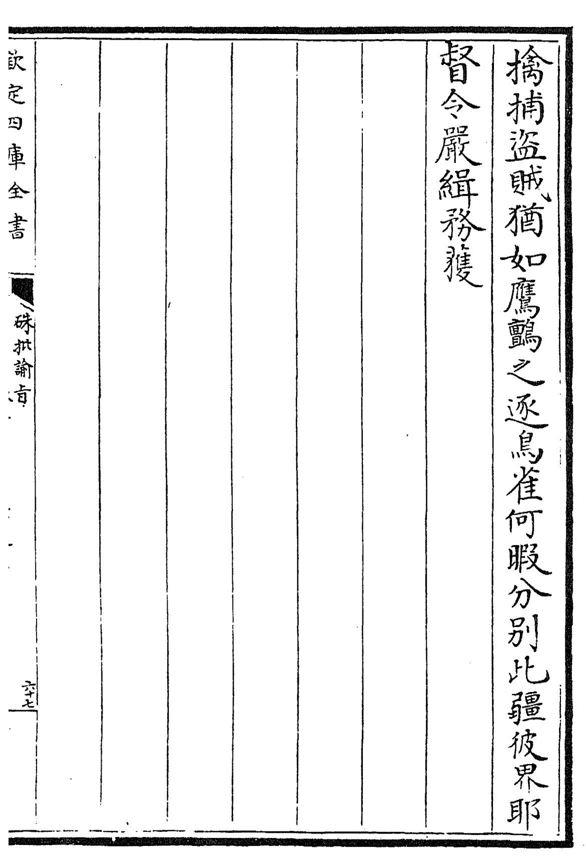
澄海縣外埔鄉賊夥楊阿亥等在樟林港外坐𦨴

風船一隻出洋在澄火垵刧商船一隻等語臣又

飛委幹員密往會拏所有情節臣謹繕摺奏

聞謹

奏


擒捕盜賊猶如鷹鸇之逐鳥雀何暇分别此疆彼界耶
督令嚴緝務獲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六之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録監生臣江潮